

琴台客聚

研究先秦文學的專家，翻譯過大量的中國古代和現代文學，古代方面包括《詩經》、《道德經》、《水滸》、《西遊記》等。

十多年前，在一次飯局上，馬悅然告訴我他有很多翻譯計劃，他很想把中國現當代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都介紹到西方，他先後翻譯了沈從文、高行健、北島等作品。

有一段時期，他對山西作家李銳的作品特別感興趣，幾乎把李銳的所有代表作品都譯成瑞典文。

近年，他又對山西另一位新崛起的作家曹乃謙表示關注，並開始翻譯他的作品。

我與馬悅然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結識，當時他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來港講學，劉再復兄介紹他給我認識。他住在九龍麗晶酒店（現改名為洲際酒店），我們在酒店大堂的酒吧喝酒聊天，面對燈火璀璨的維多利亞港，他一面呷威士忌，一面興致勃勃談他研究中國文學心得。

第一次見面，他予我的印象是一個活力充沛的老人，心態也年輕，這使我想已到逝的美國詩人保羅·安格爾。他們恍如徐悲鴻筆下的奔馬，在人生路上一直作奔騰不息的衝刺。所不同的是，保羅·安格爾不喜歡中國菜，所以平常吃飯他與夫人聶華苓，一中一西，各吃各的；而馬悅然則

川菜是他的摯愛

對川菜情有獨鍾。

每次來香港，他都要找地道的川菜館。有一年，我與在香港城市大學講學的劉再復伉儷，專門陪他到黃大仙的一家祖傳川菜館——詠藜園吃飯。

店舖很簡陋，地方也很湫隘，但很地道，每道菜都麻辣，我們吃得吞舌歪嘴，大汗淋漓，他吃得過癮，很有滿足感，他至今念念不忘。

二零零二年他出版了《另一種鄉愁》的專著，寫的是他與中國文學、中國人的結緣。書名《另一種鄉愁》語帶雙關，二零零八年在新加坡時馬悅然告訴我，他的第二故鄉是中國四川。

馬悅然於四十年代獲獎學金到四川考察調查四川方言。他在峨嵋山的報國寺跟老和尚讀四書，唸《唐詩三百首》、漢代五言詩、樂府詩，和魏晉南北朝的詩。他在四川認識了他的第一任妻子陳祖寧女士。

陳女士是很賢慧的典型中國婦女，她不僅是堅強、開朗的人，而且為人古道熱腸，對來自故國的人，都照拂周到，相識的人無不稱許。

陳祖寧於一九九六年逝世，馬悅然傷心透了，曾搬到陳祖寧女士的墓地毗鄰居住伴隨她。

（《「中國情人」馬悅然」之二）



■2017年7月，筆者遠赴瑞典的老人公寓拜訪馬悅然。作者提供

爽姐私語

從小見慣了的人，別人可能對他特別有感覺，但我們見慣的，也就沒有什麼特別了！從來都聽到很多人說梁朝偉的「眼神」很迷人，很動人心魄，但我從來也不覺得，從小看着他到大，年輕的時候，剛入電視台，他很快便當上主角，擔演很多電視劇，當上主角本來應該很开心，但是電視台的制度幾乎沒有變，一個演員幾個導演輪着拍，擔戲的幾乎沒有時間休息，日以繼夜，夜以繼日，拍到整個人散了。當年我常常在電視台看見他，他不是在廠拍戲，便是隨處找地方睡覺，他甚少到人多的地方湊熱鬧。

忽然間說起他，是看了一部內地電視劇《我的真朋友》，由鄧倫、Angelababy主演，有個男一號的角色叫朱一龍，他的出現把我嚇一跳，這人怎麼那麼面熟，尤其是他的眼神，是誰呢？對了，像梁朝偉呀！終於明白了，終於感受到他的眼神為何如此有魅力了！居然要從另外一個人那裡感受過來的。

那位朱一龍是2006年北京電影學院出來的，2014年拍《情定三生》而紅，2018年拍了《許你浮生若夢》和《知否知



■發現了一個有梁朝偉眼神的內地男星朱一龍（右）。作者提供

孩子的耳垢

孩子有耳垢，應否去刮呢？有時候看到，真的很想幫他清理。根據衛生署冊子，不應亂用棉花棒或耳刮去清理，它們會自然流出。但有時候見到真的很多和很大，是否完全不理？

聽過有朋友，很久沒有清理孩子的耳朵，一天孩子說很痛，結果去耳鼻喉科清理，要放藥水進去，每星期去一次，多次軟化耳垢後，才再用真空泵出，挺麻煩的。我自己的親身經驗，因為小時候不懂得打理，直至大學畢業後才發現耳朵不太對勁，那時候人也正好在日本唸書期間，終於在彼邦的醫院入入了差不多上一個月，在當時仍然語言不通的情況下，的確是一難題的經驗。

而最深刻的，是當醫生成功把深藏在我耳道中的耳垢清理出來的一刻，自己登時好像獲得千里耳的功能，彷彿連馬路對面路人的對話也能聽見，那一刻的感覺真的妙不可言。

問過自然療法的朋友，自己也做了點實戰實驗，發現橄欖油真的不錯。孩子試過有很乾的耳垢，想幫他夾出來，他喊痛，於是我們用有機食用的橄欖油，每天滴兩滴，滴了幾天，便容易夾出來了。當然太深的就不要自己去弄了。

另外，亦有不少清潔耳朵的鹽水，大一點的孩子可以用，有些洗耳套裝有工具可以把鹽水滴進耳朵，或輕輕抽空耳朵，家長可以看看有沒有需要購買。

網上有賣順勢療法的甘油劑，有幾種可以對付耳垢的療劑，滲在甘油中，給孩子試過，真的會慢慢讓耳垢溶化。另外，孩子曾經因為耳朵痛，去看中醫，服了藥劑，有天洗澡時，耳垢真的流出。我真的相信耳道有自己清潔的能力，但注意游水後，真的要把手抹乾，尤其耳道感染過的孩子。久不久要替孩子檢查，孩子通常要到疼痛才會告知大人，所以我們要多留意。

大地遊走

周齡齡

上回說到我坐上了「老友記」孔哥的「靚靚仔」戰車，戰車從黑龍江源頭的洛古河村往東跑，跑到黑龍江上游的黑龍江第一灣。從地面遠眺江灣，景色平庸，心正納悶，孔哥向一木階梯一指，說：「往上爬，往上爬，上頭可好看呢！」

「沒問題，你不用上來了，我自己跑上去就好！」我神氣地說。

我充滿力量與激情往上跑，跑了50級階梯，發覺木階梯很陡，梯距也很大，人往上爬，就只看到前面3級階梯。當天晴空萬里，但只有零下7度，風撲面而來，寒風刺骨。再往上爬20級階梯，空氣愈來愈稀薄，呼吸愈來愈困難，看着那無盡的木階梯，我的力量與激情灰飛煙滅啦！我雙手緊攀着階梯把手，大口大口喘着氣，停了半晌，心想：天啊！我在港島半山一所學校當教師，27年來每天均由的士大哥負責接管送我上學，半步陡坡也未曾爬過，現在我竟在黑龍江「落難」了……再多停半晌，氣還是喘不過來，我快要暈倒了。

情急之間，我向孔哥喊道：「孔哥，我下來啦，我們回去吧！」孔哥說：「不行，妳要爬上去，山上的風景才好看！」我說：「不行，我快要死啦，我什麼都不看，我要回去啦！」說音未完，我也不管孔哥了，逕自往下走。就在這瞬間，奇景出現了——孔哥竟往木階梯上爬。不一會兒，他已爬到我的身旁，看到我未真正「死」去，他說：「走吧！」說着，他就走在我前面5步距離，他一邊帶領着我，一邊在說笑話，好讓我忘掉自己快要「死」去的現實。就這樣，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上游之二

我們，兩人走走停停笑笑，最後，我們竟爬了1千級木階梯，勝利到達山頂！

孔哥和我的「走走、停停、笑笑」，令我感動得熱淚盈眶，您知道嗎？孔哥完全沒有需要，也完全沒有責任陪我走，逗我笑；他盡心費力地陪着我走和笑，只是為了我能看到「無限風光在險峰」的黑龍江第一灣的優美。

下山了，坐上戰車，我問孔哥：「您為何要陪我跑啊？」他說：「您從3,480公里遠的香港來到我們的漠河，我只希望您能看到我們黑龍江最美的景色！」

接下來幾天，孔哥拉着我跑遍眾多的中國最北：中國最北哨所、中國最北村落—北紅村、中國最北商店、中國最北郵局、中國最北巴士站等等……最特別的，所有景點只有我一個旅客，因為4月的黑龍江是旅遊淡季。獨享景點，為我黑龍江源頭和上游之行增添無限趣味與美好回憶。

4天3夜的快樂時光如白駒過隙，我到機場起行到黑龍江中游了。「超級」意外和窩心的是：嬌小整潔的漠河機場竟有孔哥的太太和她的妹妹為我送行。她們姐妹倆在孔哥口中得知我隻身來黑龍江一趟，為的是圓遊遍中國四大河流之夢，為的是要向親愛的爸媽匯報國家現況，她倆為此非常感動，一定要來機場和我拉拉手，說說話。

話別聲中傳來孔哥的叮嚀：「注意身體啊！人要放輕鬆點，輕鬆點人就不會累倒了！」

「知道了，記住了，親愛的孔哥，您的囑咐，您的真、善、美，連同黑龍江源頭和上游一切的美好都會永存在我的回憶中……」

邂逅一些小動物

小時候，我們會與一些小動物邂逅。

螞蟥，普遍得隨處可見，要麼分散，要麼成群結隊，都在活動着。我們邂逅後，頓生好奇之心，牠們到底在忙些啥？仔細一看，原來牠們在山林邊、草叢裡、屋簷邊、地壩等地覓食，一旦發現食物，就呼朋引伴地聚在一起，合力搬運至「屋」內，其團結、協作、蟻多力量大的景象深深地感染着我們：螞蟥，其實就像人一樣，為了尋找樂趣或者維持生計，不忙碌怎行呢！所以，我們一個勁地祝福螞蟥，願牠們心想事成，幸福美滿。

到底還是讓玩心佔了上風。我們想抓螞蟥玩了，目睹一隻敏捷爬行的黑螞蟥後，就眼疾手快地逮到，放進了玻璃瓶子裡。再逮到一隻，放進去，便有一雙。瞧，牠倆爬呀爬，怎麼也爬不出瓶頸，儼然是事倍功半。或許是牠們生氣了，竟然打起了「架」，似乎難解難分。我們覺得刺激，異口同聲地喝彩。不出所料，那螞蟥像受到了鼓勵一般，把架打得更加精彩。不經意間，我們的掌聲響起來，蕩漾在空中。累了或傷痛了，螞蟥才漸漸住手，稍歇息後，又在瓶內重複着「無奈」的爬行、摔下去之舉。「玩夠了！放牠們一條生路吧！」大凡是善良的緣故吧，我一聲號令後，夥伴們將螞蟥放出玻璃瓶，回歸草叢裡。呵呵，哈哈，我們感嘆不斷，心裡樂滋滋的。

也有夥伴抓到黃螞蟥後，殘忍地將其捏死，放到一片樹葉上。再捏碎泥巴成麵，撒在另一樹葉上。筷子嘛，由樹枝折斷而成。這種玩法叫「辦客客」，以美食招待客人。我最先覺得有趣，就與他們一起參與、分享，倒也尋到了樂子。可是，次數一多，想到黃螞蟥也是有生命的，就心生憐憫，不單自己不再捏死黃螞蟥，還會制止夥伴們的殘忍行動。開始，他們有些不理解，依然我行我素，但在我苦口婆心的宣講下，才茅塞頓開，懊悔不已。好，總算「救蟥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了，我感到了由衷的欣慰。從此，對於螞蟥，我們多了些理解、仁慈、呵護，與他們「和平共處」、安然無恙。

蝌蚪，也是好玩的小動物。邂逅牠們後，我們抑制不住激情，用網兜網住水田裡的蝌蚪，再放在手心上，感受那滑感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；放進盛水的盆裡後，蝌蚪快樂地搖頭擺尾。我們呢，則睜大了眼睛，讓視覺盡情地瀟灑，還不時把手放進盆裡，與蝌蚪零距离接觸，喜愛之情溢於言表。

「蝌蚪啦，會長成青蛙，吃害蟲，保護莊稼」，可以是益蟲，要愛護啊！」實在看不慣我們戲耍蝌蚪的舉動後，父母制止了。我們先覺得懊惱、鬱悶，後想通了，認識到了不妥，便信誓旦旦地下不為例。儘管有少數夥伴沒有心服口服，仍在抓、玩蝌蚪，但被我逮着現行，予以嚴厲警告、反覆做思想工作後，終究下決心徹底改掉「壞毛病」了。事已至此，我能不感到欣慰嗎！

蜻蜓，雙翼在陽光下薄而透明，熠熠生輝；兩隻眼睛不時眨動，煞是可愛；身段，優美，漂亮。邂逅如此小動物，豈有不玩之心態。我們或追逐蜻蜓，意欲捉之，可是怎麼也未能如願。那就採用「武器」吧，我們拿出掃衣，趁蜻蜓不備，把掃衣按上去，呵呵，按到一隻蜻蜓，喜悅之情不言而喻。再如法炮製，一些蜻蜓就成為「囊中之物」。怎麼處置呢？有的說送其上天，有的說放生，有的說玩夠了讓牠們自生自滅。這時，我的心裡湧出善良的情愫，當即認為玩夠了要放生，畢竟牠也是一個個美麗而鮮活的生命啊！嘿嘿，言之

有理，夥伴們贊同我的觀點，立即響應我的號召，叫我怎能不寬慰呢！

麻雀，曾一度被圈定為「害鳥」，理由是牠會吃糧食。於是，父母安排我們到田埂上趕麻雀、照看稻穀。起初，我們在父母搭設的塑料棚裡恪盡職守，以求得父母的誇讚。可時間一長，我們感到愈來愈不是滋味：麻雀，餓了，出於生命本能之需，是要出來找食的呀，就像一個人一樣，沒吃食怎麼活呀！同情之心頓生後，我們就去找父母要說法。豈料，父母一番駁斥，令我們無地自容。然而，我們的心裡是不服氣的，暗自怠慢趕麻雀的活或對麻雀呼隻眼閉隻眼。也許，這樣做了，才會少些愧疚，多些心安理得。

久而久之，同情、憐愛小動物就成了我們的共同心聲，成了我們自覺的行動，成了我們善良、仁愛的標識。即使邂逅一條蚯蚓，我們也會盡量不踩著牠，目送牠鑽入泥土後，才會踏實地離去；即使邂逅一群蜜蜂，也會盡量躲避，不招惹牠們，不僅是求安全，更是兌現「愛護小動物」、「蜂不犯我，我不犯蜂」的諾言；即使邂逅喜鵲、秧雞、斑鳩、毛蟲、蚊蟲等小動物，我們也會將慈愛、理解、换位思考進行到底，求問心無愧。

長大後，我們成家立業了，變化的是財產、資金、容顏、歲月、身體等，一直未變的是我們那顆善良的心的，以至於邂逅螃蟹時，沒去踩、捉、吃牠，而是任其慢慢爬入池塘；邂逅金魚，不動非分之想，只任其歡快地游弋；哪怕是邂逅蝸牛、屎屁蟲等壞蟲，也會給予同情，盡可能聽之任之。

生命誠可貴，善良價更高。邂逅一些小動物後，因為善良，所以有愛，所以有更美好的大自然和人間。為此，我們無怨無悔，義無反顧。

一座城市的忍耐力

香港知專學院幾度被大批蒙面或身穿黑衣的學生，大肆破壞校內設施，干擾正常教學秩序，不肯就範的學院院長遭學生及示威者圍堵指罵，一度受驚不適需要送醫院，救護車被包圍了近1小時才放行。警方接報之後迅速趕到學校，卻因找不到報案人，無法在校園執法，只得無奈離開……不少慕名到香港深造的內地學生不約而同地感嘆，在資訊流通、多元包容、學術水準高超的香港，想要安靜地唸書做學問，居然成為一種奢侈的願望。

昔日引以為傲安居樂業的家園，一日甚過一日向萬劫不復淪落。在黑衣暴徒們日復一日的無底線衝擊之下，香港的法治、民主、文明、言論自由都正在成為國際笑話。很可惜，沉默的大多數仍然陷落在息事寧人的隱忍之中，仍然如鴛鳥般埋頭於自欺欺人的真空之中。似乎只要暴徒沒有欺負到自己的頭上，只要被燒掠砸毀的商家門店與自己無關，只要繞開暴行發生的街區，捂上耳朵蒙住眼睛不去關注疊疊的暴行，一切都與自己無關。

每個真心以香港為家的人，都是香港的持份者，都與香港的安危、都與香港光明或是慘淡息息相關，不要再測試自己的忍耐力了，也不要再用沉默大多數作為外衣，來測試香港的忍耐力了。止暴制亂，需要這座城市裡的每一個人都敢於挺身而出。